

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红色少年小说系列

第一辑

好红一片天

詹鄞森 郑宜焜 著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当代著名作家 **张胜友** 推荐阅读

革命熔炉里的**红色**战士
战火硝烟中的**少年**英雄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THE SEASIDE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红色少年小说系列

第一辑

好红一片天

本小说根据郑宜焜电影文学剧本

《铁血少共》改写

詹鄞森 郑宜焜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红一片天 / 詹鄞森，郑宜焜著。—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4
(红色少年小说系列)
ISBN 978-7-5395-5894-3

I . ①好… II . ①詹… ②郑… III .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5113 号

好红一片天

——红色少年小说系列

作 者：詹鄞森、郑宜焜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邮编：350001）

http://www.fjcp.com e-mail: fcph@fjcp.com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福州金山浦上工业园区 B 区 42 幢

开 本：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126 千字

印 张：12.5

插 页：2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5395-5894-3

定 价：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者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591-28059365

总序

张胜友

2014年10月31日，在“新古田会议”上，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曾颇动感情地指出：“闽西是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对全国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闽西，一方充盈着英雄传奇的红色土地。

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闽西就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探寻革命的真理。1926年，闽西成立了福建首个中共农村党支部，革命的火种开始在闽西大地燃起。1928年3月4日，后田暴动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随后平和暴动、蛟洋暴动、永定暴动相继爆发，八闽大地有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有了第一块红色区域，有了第一支红军队伍，闽西成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发源地。

闽西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为朱毛红军入闽献上了一场盛大的奠基礼。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入闽，在长汀长岭寨击溃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击毙少将旅长郭凤鸣。长岭寨大捷，是井冈山会师以来，朱毛红军取得的一次大胜利，整个闽西大地为之欢腾鼓舞。

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政权，闽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

地革命斗争，成了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接着，在毛泽东的根据地建设思想引领下，闽西苏区开始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文化建设，“红色小上海”长汀名闻遐迩，宁化则被誉为“中央苏区乌克兰”。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胜利召开。会议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毛泽东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从此，古田会议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座灯塔，指引着人民军队勇往直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1934年八九月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异常危急。悲壮惨烈的松毛岭保卫战打了七天七夜，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又一道屏障，为中革军委部署战略大转移赢得了最后的宝贵时间。9月30日，中央红军第九军团的将士们，齐聚于长汀县南山镇钟屋村观寿公祠门前的草坪上，向闽西根据地的父老乡亲们告别，然后兵分两路，悲壮地踏上了充满艰难险阻的漫漫长征路。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总兵力达8.6万人，其中闽西籍子弟兵约2.6万人，到达陕北时，闽西籍子弟兵只剩下2600多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征途中每一华里都掩埋着一名闽西籍红军战士的忠骨。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几个独立团，总兵力不足1.6万人，从此，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南方游击战争。广大苏区群众开展“保田运动”，使得土地革命时期的部分胜利果实，一直保留在广大贫苦农民的手中。闽西，作为中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区域和中国革命在南方的战略支撑点，时刻准备着迎接全面革命胜利的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创造了与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辉煌的奇迹！

在闽西苏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从来不缺乏少年儿童的身影，他们加入少先队、儿童团、游击队，甚至直接参加红军；他们站岗执勤、送情报、押解俘获的敌人，甚至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学知识、练体魄，在战斗中成长，留传下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2016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出台《福建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工程实施方案》，要求通过3至5年的努力，在全省建设一批国家级红色文化基地，创作一批优秀红色文化精品，办好一批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推出一批新型红色旅游产品，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红色文化传播平台。

作为红土地的传人，福建作家尤其是闽西作家，历来重视挖掘和整理红色革命历史资源，并怀着满腔热情，诉诸文字，形成了以弘扬革命传统为宗旨，以坚持革命战争史诗为主旋律，以战争年代英雄人物和史实为题材的文学流派——“红土地文学”，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如张惟的《中央苏区演义》《血色黎明》、沈世豪的《中国有个毛泽东》《走向辉煌》；钟兆云的《将军与故土》《百战将星刘亚楼》《叶飞传》；庐弓的《秋白之死》；傅柒生的《军魂》；董春水的《下广东》……除此之外，散文方面有黄征辉、吴浣、马卡丹、陈碧珍、廖文茂、天一燕、郭鹰、董茂慧等；小说方面有练建安、季仙、唐宝洪、黄荣才等；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方面有张永和、周大文、张耀清、钟建红、符维健等；诗歌方面有刘少雄、李迎春、余小明、江熙、邱德昌等；电视剧方面有邱炳皓、林国良、孙国亮等，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抓住契机，策划出版红色少年小说系列共12册，作家有老中青三代，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人对战争年代的回望和思考；作品涉及的题材比较广泛，有直接描写革命战争的，如詹鄞森、郑宜焜的《好红一片天》，有描写隐蔽战线的，如唐宝洪的《汀江觅渡》，有反映革命斗争中的妇女儿童群体的，如季仙的《红妹子》，有展现福建特有的客家文化、风土人情的，如练建安的《枫岭寨》……

这是一套专门写给当代青少年的红色革命题材的小说，一大群90年前的少年儿童英姿勃发地向我们走来，他们中有出身地主家庭的少共国际师战士——范赤男；有为了当红军而女扮男装的细狗；有将父亲送上前线的书画铺学徒路生；有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的客家少年罗号；有智取上杭城的机智少年阿喜；有唱着嘹亮山歌，参加扩红运动的红妹子……硝烟弥漫，他们的身影还未走远，我们仿佛还能看见美丽的客山客水，还能听见隆隆的炮声、喊杀声。

如何向当代青少年读者讲述革命故事？如何通过文学作品，在当代青少年读者的心中种下革命的种子？这是作家们遇到的一个大难题。因此，红色少年小说的出版，是福建作家在这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是福建作家在红色题材儿童文学领域中的一次集体亮相，也是福建红色文化在新形势下绽放光彩的必由之路。

丁酉岁春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 一 绿地初吻 / 1
- 二 投奔少共 / 13
- 三 博生誓师 / 27
- 四 月照松林 / 42
- 五 铁拳初试 / 67
- 六 阵口阻击 / 80
- 七 风雨如晦 / 93



■ ■ ■ CONTENTS



八 杜鹃啼血 / 108

九 烈火真金 / 122

十 鱼水情深 / 133

十一 九死不悔 / 150

十二 血色黄昏 / 170

十三 尾声 / 181

后记 / 187



»»» 一 绿地初吻

1

窗棂上，一个纸剪的大红“喜”字，给这座灰暗的小屋带来了一抹亮色。

郭灿就要结婚办喜事了。

郭灿的结婚，乡民称之为“圆房”。

姆妈告诉他，必须“圆了房”再走。姆妈眼中含泪，语气轻缓，却非常坚定。

郭灿才十四岁，情窦未开，不知“圆房”是什么意思。

郭灿是翠屏村儿童团的团长。他跑了两天，刚刚到总部开了一个会议。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回来后，他对姆妈说：“妈，我要去参军了。整个团都要上前线去。我得带头。我报了名。”





郭灿讲得断断续续，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嗯！”姆妈沉了很久，才应一声，“我早晓得的。”

“妈，我后天就走。你要保重。”

“嗯。”

“妈！我很快会回来的。打赢了仗。我就回家。”

“灿牯！妈不拦你。妈知道，也拦不住你。只是……只是你必须圆了房再走！”

“什么？圆房？圆房是什么意思？”郭灿做梦也想不到，姆妈会在这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跟河田妹结婚、圆房。她到我们家来，苦了十四年，等了你十四年。明天就办吧！办完再走！”姆妈的话容不得半点商量，扔在地上，句句都能锉出一个深坑来。

“郭家不能没有后！你们就同房了吧！”郭灿爹刚从外头回来，听见他们母子的对话，坚定地说。

河田妹是童养媳，比郭灿大一岁，也就是所谓的“等郎妹”，在客家一带被称为“新婢子”。她出生才两个多月，不知自己是什么地方人，也不知父母亲叫什么名字，就被换到了郭家，换了三斤粉干、一斤猪肉。一年后，她为郭家招来了儿子，郭家自是欢喜得不得了，也把她当成女儿育养。

喜气就从郭家屋里的角角落落透了出来。

大门、房门、厨房的门楣上，灶角儿，桌腿儿，扁担，簸箩……到处都贴着两指宽的一绺红。厅堂的神龛上点着香烛，三个大盘里供着切得方方正正的猪腰板肉、整条的大草鱼和宰杀好的公鸡。





公鸡是自养的，放鞭炮，杀鸡，把鸡血沥在草纸上。祭罢祖宗，把鸡毛煺净，又把整只公鸡从锅里捞起，恭敬地“跪”在大盘上，也贴上红纸条。三个小蛊里面分别盛着水、茶、酒，代表天、地、人。小碟里还有米糕、粉冻、花生等供果。姆妈恭恭敬敬地拈香拜着，口里念念有词。

河田妹低头坐在灶头前，就着灶火一声不响地纳鞋底。制作这种千层底布鞋，要把一片片碎布糊了米浆，在太阳下晒干，层层叠起，然后剪切成鞋样，一有空闲，便千针万线地纳，密密麻麻地缝，针针纳进少女的心事，缝进女人的情意。这次，河田妹还在鞋帮里绣了一朵花，垫了红纸。

今天，姆妈什么事都不让河田妹做，她便只好一针一针地纳鞋底。她一会儿用钻子在乌黑的头发上抹一抹，再用钻子钩着苎麻绳儿圈一个圈，用力扯着。针脚细细密密的，每一针都很用心，每一线都很用力。客家妹子没有不会飞针走线的，缝缝补补，打草鞋、纳鞋底、搓苎绳、做嫁衣，这就是女孩家的脸面了。

灶火的光一晃一晃地照着河田妹，一抹红光在妹儿的脸上、身上舔舐着，妹儿的脸上红扑扑的，泛着粉嫩的油光。

郭元彪是郭灿的爹，翠屏村的赤卫队长，整日在外风风火火的。这天，他扛着猎枪出去，从山上弄了个野味，也早早地回到家，大大咧咧喊了声，便把山鸡丢进了灶房。不久，满屋飘散着山鸡的肉香。

姆妈满心欢喜，穿戴齐整，一身斯林蓝，头发梳得光亮，髻子上扎了红绳，别了朵小花。她把酒酿从糟里滤出，屋子里便弥

漫着一股淡淡的糯米清香味儿。邻家的几个嫂子也悄悄过来帮忙，洗菜，刮薯，剥葱，捣姜，忙里忙外。一起长大的几个姑娘忙着给河田妹梳头，不时在头梳上沾沾水，抹抹油，然后用一跟芭绳在河田妹脸上、额上细细地搓，把那些细汗毛拔去，从此她就成为女人了。

然而，与这喜庆场面极不协调的，是笼罩着村子的那股杀气。杀气嚣张而厚重，压迫得喜庆仓皇而沉郁，压迫得人心口喘不过气来。

此时是1933年夏天，一年中最闷热的几天，雷干打着，不下雨。

翠屏村是闽粤赣边界大山腹中一个贴在崖上的小村子。

那个时期，鬼事、怪事一桩一桩冒出来，像锈蚀的钝刀子，在人们心尖肆意地剐着，一下一下地锉着。

山后那碧葱似的片片翠竹林，先是竹梢头的叶子慢慢地萎，叶尖褪色转黄，变成死猪肝色，接着竹节处有瘪谷似的竹花突出来，爆米花似的吐出一粒粒惨白。竹子开花，被村民认为是不祥之兆。

千百年来从屋背头小山涧流出的清汤鲜水，滋润了万物，也养活着村民。忽然一日就断了，不流了。有一日再流时，村里没有下雨，昔日的清水却变成了红泥浆似的“血水”。

大白天的，一只白唇黄猄慌忙闯屋入宅，哀鸣不止，绕厅三匝。人们去捉它时，它并不逃跑，前蹄突然下跪，眼里有泪流出，身子抖着，惶恐得不得了。村民及宅主惊骇至极，立时扯来二尺红布，缠着它的腰身，诚惶诚恐地把它抱还山上。

听说隔壁村的隔壁村，是一个沿河四里而建的村庄，被人纵





火烧了，乌黑的浓烟遮住了太阳。还有，村头水口边那棵千年不死的大杉树下，有一个小小的石公庙。这几天，到石公庙磕头的人多了，香火也旺了。一入夜，那些残立的香烛头就像鬼子眼般的眨着……

红与白，生与死，喜气与杀气，祥和与不安，就这样交织、笼罩着郭家小屋。

2

床头，一支小小的红烛，映照出红光一片。

河田妹刚刚洗过药把浴，身上透出暖暖的薄荷、香藤子味。她换上了红妆，红衣、红裤、红鞋，头上还披着红纱，静静地坐在床沿，似乎在等待着某一神秘时刻的到来。她的眼前充盈着一片朦胧的红光，这片红光笼罩着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郭灿也变得亮晃晃的，成了一个“红孩儿”。

天暗了，亲戚、客人们吃过喜宴，一个个都摸着黑走了，没人留下来闹洞房，因此院子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父母把河田妹送进房来，然后转身把门关了。

郭灿听到大门栓响了一下，那声音在静空中响起，特别叫人惊心。郭灿的心紧缩了一下，忽然有种孤立无助的感觉。

说是新人洞房，其实只是用谷笪儿在厅角隔出一个小角儿，两张条凳铺上几块木板，就是床了。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那些稻草都是刚刚晒过的，散发着稻谷和阳光的芬芳。

“吃饭了——”平日里，都是河田妹招呼一家人吃饭，河田妹总是等郭灿吃过了她再吃。虽说全家都在一张桌上吃饭，可河田妹常常捧着碗，一个人蹲在灶前，一边吃饭，一边留心着给灶里添柴加草。谁一碗饭刚扒拉完，河田妹马上就知道了，默默地接过碗去，再盛上一碗。郭灿正长个儿，河田妹把他的饭压得结结实实的。河田妹每回上山，都要摘些香藤包、酒醉子、苦槠、杨梅等野果，用衣兜包着带回家，让郭灿吃个够。

平时，姆妈跟河田妹一起睡，郭灿跟父亲一张床，但是这天郭灿要与河田妹同房。姆妈把那张不知几代人用过的老式雕花茶几搬了进来，这是家中唯一像样的家具了。茶几上是一碗热腾腾的蛋面儿，还有一壶客家老酒，那擦得银亮亮的锡壶，发出烫人的酒香。碗里的两个鸡蛋儿并排卧着，煎得金黄，像荷包一样镶着细碎的金边花儿，蛋黄周边围着一圈银子般半透明的蛋白。细面儿长长条条，盘得齐齐整整、清清爽爽。清汤上浅浅地浮着几粒油花儿、碎葱儿，野茶油的清香扑鼻而来。

两人静静地看着蛋面，没有出声。最后，还是郭灿憋不住，像大哥一样说了声：“妹——吃吧。”郭灿脸红了起来，心也热了。平时，都是河田妹像姐姐、妈妈一样地关心伺候郭灿，给他端洗澡热汤，给他缝缝补补。郭灿的衣服扯破了，都是她一针一线地补回去，郭灿头天换下的衣服，第二天总是浆洗得干干净净。他们从来不称对方哥呀、妹呀什么的，从不牵手。这次，郭灿不知怎么就这么叫了。

河田妹听得真真切切，心跳加快，脸也红得烫人。





郭灿就把河田妹的红头纱掀了。河田妹垂着眼，眼里竟有晶莹的泪花。

郭灿慌了，不知该说什么好。郭灿从来没有见过她流泪，他想叫姆妈过来。

“灿牯——”河田妹说话了，还把他的手捏得紧紧的，“灿牯——我知道你要走了，……我拦不住你……打完仗……你要早点回来啊……”

郭灿的耳畔，反复传来这几句话，极远又极近。郭灿的心惶惶的，感觉自己被一双手抱住了。

红烛烧完了，芯儿欢快地跳了几下，瘫在一团融融的烛泪上，熄了。一缕月光从窗棂透了进来，清清凉凉的，照在河田妹的脸上，使她看起来端庄、动人。虽然他们从小耳鬓厮磨，却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过对方，挨过对方。

郭灿感觉脸上有温热的东西在滚动，接着又有咸咸的、苦苦的液体流进了嘴里。接着，郭灿闻到香藤子、野菊花、薄荷的芬芳，他能够把这些微细的香味儿一一分辨出来。他如醉如痴，喘不过气来。

“打完仗，你要早点回来啊——”这是一个女人的叮嘱，是一个母亲的希望，是一个男人的责任。家里有他的那片田野，他的树林，他的牛和等着他回来的女人、父母。

山村的夜如此迷人，祥和、静谧，有新春里一望无际的嫩草地，有初夏时洪水刚刚暴涨的山涧，有秋阳抚慰下略带涩味的果实，有孟冬第一场白雪覆盖的混沌……